民國廿四年八月十五日　星期四　發行

申報

新聞報

時報

社址　上海天津路漢口路安慶里三號

本報專電本埠中西電話號碼　號五一零號總機
國際長途電話　三一二號專線

本報分二洋售價　張大一日今
外埠每月洋二元
外埠每月洋二元
外埠每月洋二元

▶胃病●糖尿症●肝症◀

多愁善病之院長

▶閔眺●遊嶗山●辭職◀

汗精衛院長自奔走革命，未遑歇息，以操勞過多，就致身體大受影響，其中昔最大之病症，厥爲「糖尿症」，此外，尚有「胃病」「肝症」兩種，故汪氏在現時要人當中，爲一身體最不健康之人物，稍一煩躁，或偶患風寒，即有瘦病之可能，雖其諸爾醫生，隨侍左右，未有片刻相離，但其孱弱易病之情形，大有朝不保夕之概，故亦難使汪氏之不金鈔，比擬汪氏，謂爲多愁善病，良非虛語，或竟是對院長大人侮辱也，惟汪氏

遣懷詩

●失戀●

未肯金鍼度與人，
冰媒空費一番心。
（惜芳）從此將何惜？
匣（劍）於今永不（鳴）

我認識伊人，爲知友汪劍鳴與汪君情人惜芳介紹，當時衆料可僧白頭，誰知爲時尚暫，竟賦絕交耶，（完）

小金鋼鑽

黃紹竑西南行程

（火走）

（編輯者）胡慧珠

前次離京直至此次辭職，且曾數上嶗山，一若平汪氏之病，却未見如何厲害，僅離京來滬之最初幾天，汪氏之病，雖有三分，體健康，殆已完全恢復，但

坷隨筆

作者自序：「無論何人，自己生育既多，仍能將其所愛之嬰人，自己生育既多，仍能將其所愛之嬰人，慈心，推而愛及隣居之子女，與夫往來其家之年青青年，故大凡與萍君稍有交道之友好，莫不得其母氏愛撫之熱情，余與萍多年老友，往來其家，何止千次，故其母對余益能憐憫，常撫余肩而喟然曰，「瑤瑤，汝誠使涼人，早歲離家，遠鄉背井，天倫離事，於君無之，第月明窗下，烟雨樓頭，亦知汝母在家，迢遙記念，將亦黯然銷魂，該然欲淚耳，」母每於余過其家，稍有不快，輒細細盤問，必得原由，然後方勸勉，殷殷慰藉，必使余轉悲爲喜而後已，若遇偶沾微恙，又嘗遣其最小之兒，遠道問詢，簡余困倦特甚，橫臥榻上，母急近余前，以手撫余額，曰，「發熱矣，何爲而至此乎，必又不自保重，爲風寒所侵，吾可愛之流浪兒，蓋已又飽受棲涼之苦矣，」言罷，將臂裸余上衣，「看有沒有瘀者」於是一陣慌張，余皆迷不知所爲，任其擺佈，而余心明白，將樣件件，凡母一切作爲，余既瞭然於心，感情所致，再一回憶自己已死之母親，乃不禁哇然一聲，大哭不止，

自由談

古人云「君子之交淡於水」，小人之交，不知淡的如何，我說，世界上人時交情，總都是歡喜淡的，決沒有以淡爲貴的，淡得如咖啡，淡的如紅茶，淡的如綠茶，便越見他們交道的厚實，如果淡而如水，便無趣味，一如戀愛有焉，若不見時，下戀愛男女，到了淡然，便就鳴呼哀哉，宜告破產乎，

知，但千里迢迢，交人材，殆不稍必不空返，黃於廣州勾留數日，中央，對其頗爲倚重，即將順道赴梧，舉凡國內集李宗仁白崇禧諸浙主席黃紹竑氏，年來奔走和平，大建奇功，自掌浙軍，許久不曾遠行，近黃氏自不久之前從首都歸後，乃又有西南之行，且於日昨安然抵粵，與西南舊友，握手言歡，天南王陳濟棠氏殷殷招待，極盡賓主之禮，聞黃氏此行，其內幕雖非外人所交際材，殆不稍遲幾分，故年來中央，對其頗爲倚重，舉凡國內尚有三分，具有時局性質之事件，均由黃出任奔波，說者謂，黃氏具外交才智，恰不能折衝國際講壇，若任黃甚是圓通，凡有作爲，無不八面玲瓏，備極柔滑手段，不歪不中，以視現在中國外

久咳易成痨

多咳則傷肺人易成慢性肺痨而致命者不可勝數檢查治療必要之唯化今外國醫學先進有效治療方法久咳有效者可治療久咳之力量極強有效者可治療久咳之力量極強有效者可治療久咳之力量極強